

边城的守望者



喜欢《边城》，喜欢沈从文，于是喜欢上了他笔下的山山水水。边城与沈从文是不可分离的。从文先生像是凤凰古城里的一席清风，永生永世守望着那一梦千寻的边城。

边城里的风景虽然简单，却令人流连忘返。

也许，我们现代的生活真的太快了，快的都让我们忽略了时间，忽略了自然赐予我们的美丽。而边城里的风景，像是静止了一般，在沉默中坚持着永恒：苍崖翠壁，厚实肥大的虎耳草；波纹晃荡，清澈见底的茶峒河；白浪滩头，鼓棹呐喊的乌篷船；吊脚楼头，青石板上的沉静的少女；还有山城小溪下的一个老人，一个女孩子，一只黄狗。

快乐可以很简单，用心去品味边城里微小却美好的瞬间，处处生机勃勃；随风飘扬的热辣沙哑的情歌，萤火虫尾上闪着的蓝光，菜园中繁荣滋茂的菜蔬，草丛里飞往各处的蚱蜢，枝头渐渐宏大的蝉鸣。

边城是沈从文的边城，边城的风景亦因他的文字在似水流年里留得住永远。有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如在如的光影里，发现季节的更迭所带给我们最美的景色。春花，夏蝉，秋叶，冬雪。

《烟火人间》中这样评价边城：“看似烟火人间，又似无尘境界，徜徉在红尘的边缘。”边城里的人们，也真的像是游离在世俗之外，但那烟火的气息却也始终缭绕在沱江之上。几杯雄黄酒，足矣慰平生。

那里的人们，似乎永远不会被生活苟且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帮助，从善如流，晶莹剔透。兄弟两个虽喜欢同一个人，哥哥但仍然说“不会捡马粪塞你嘴巴的”，气恼愤恨从不掩饰，是一种怎样的爽朗；老船夫虽清贫仍坚决不收过路人的铜钱，泡好茶叶给过路人解渴，准备草根木皮子给人救急；茶峒人帮住孤独的翠翠埋葬祖父；在渡船上放有节的大竹筒自动捐钱，重修白塔……一件件，一桩桩，都发着善良的光。单纯简单朴素恰恰是我们很多现代人对生活或缺的态度。我们也可以并且能够追寻一种朴素的美，寻得一颗善良的心通往属于我们宁静的旷达的人生。

十六岁的翠翠与十七岁的傩送之间的感情很简单，很纯粹，就像故事中的河水，很深很深，清澈透明。傩送夜夜的歌唱；翠翠梦里摘到的虎耳草，心里升起的莫名的心事。这样的爱情晶莹却很脆弱，容不得一点点瑕疵。天保的死，是一道横亘在他们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。

倔强的少年驾船远去，痴情的少女毅然等待。一个人守着古老的渡口，守着梦里的歌谣，守着凤凰的山山水水，等着“竹雀”的归来。

圪坍了的白塔可以被重新修好了，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，还不曾到茶峒来。

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，也许“明天回来”！

我不知道翠翠要等多少年月，是不是真的要等到她鸡皮鹤发那个人才能解开心里的结回来。但是，无论她等多久她在我们的心里永远都停留在了十六岁。我也相信，翠翠原地等待，总会有春暖花开的时候。因为，那是一个溫柔的少年，在日头下唱热情的歌，在月光下唱溫柔的歌。

写故事的人早已经消失在岁月的深处，但他带给我们的那份对与善良和单纯的追求，对质朴和纯真的守望，就像边城里的沱江，生生不息；像边城里的虎耳草，始终在悬崖的微风里轻轻摇曳。

(中文系 2015 级语文教育一班 王静)

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。暮雨之际，无语自凭栏。

风吹起素白色帷幔，飘飘扬扬，一下一下吻着我的手。

开窗，微凉，洗尽铅华呈素姿，清绝明净。夕阳那透明若翼的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叶子照射下来，好像皮影戏的布景一般。

脑袋一热，换上裙子雨中漫步去！涉水而行，踱步在轻烟小巷，邂逅一份纯净的美好。

绿萝拂过衣襟，青云打湿诺言，体味一个人的细雨长流。这是一段如莲的时光，端坐磐石前，醉倒落花前。青石铺就的小路，飘散着淡淡烟火。这是一场闻着风都可以做梦的雨，把恍惚的记忆遗落在时光里。

小教堂的红瓦青砖已被雨水淋得斑驳不堪，在雨中朦朦胧胧，别有一番美感。白落梅的一句“黛瓦白墙下，有几多冷暖交替的从前；老旧的木楼上，又有多少人看过几度雁南飞。”倒是符合这里的场

春遇雨欲语

春遇雨欲语，默然噤声，欲语。

春天是当下点雨的季节。不多不少，浙浙沥沥地落，濡湿了泥土，晕染了花瓣。清清爽爽的空气沁入肺腑，新鲜的凉意便直直通了身体，周身都是畅快自在的。

春雨不适合说话，微润的气氛营造出略带忧郁的沉寂，连虫儿都在这安谧里阖了眼，耳朵里灌满了蓬勃的生命力，在雨丝里潺潺流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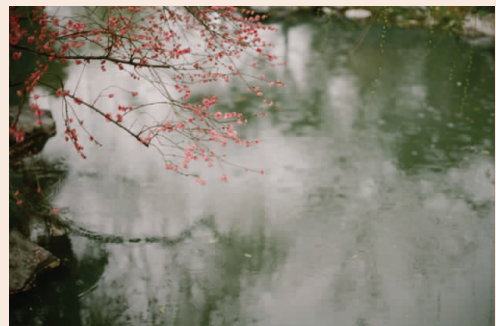
阴云压下来了，低沉而稳重得像传统水墨画里层层叠叠的泼墨，太阳隐在云翳以后，吝啬得只予以旁侧云朵浅浅的金边。整个天空都朦胧成辽阔苍莽的一片，灰色同娇艳的花朵，青翠的叶片相映成趣，如墨色里的点彩，总不至雨天一派死气沉沉。

土壤贪婪地汲取着甘霖的厚爱，朴实的深黑色下孕育着无数生命。那些阳光不曾眷顾的地方，春雨也愿意穿过深夜去哺育。生命们蛰伏着，睁开了双眸，蠕动着微不可闻的声响，似原始时代渺远而粗犷的歌——有的只是混沌乍破时的欣然。

春遇雨时，你若想吟诗便吟诗吧，想歌颂便歌颂吧，那是属于你的自由，但你要记住，无论是怎样的丝竹管弦或诗词歌赋，都往往在朦胧烟雨里，在自然天籁中被融化，冲刷成一场隐形遁迹、扑朔迷离的梦。唯余行吟者，张口无声，似与天地神灵交谈。

春遇雨欲语，默然噤声，欲语。

(外国语系 2015 级英语师范班 郭宇君)



提携玉龙为君死

“遥映人间冰雪样，暗香幽浮曲临江。遍识天下英雄路，俯首江左有梅郎。”梅长苏，梅岭藏殊。他历经削皮挫骨之痛，带着七万冤魂归雪的希冀，从地狱归来。他本是霁月清风的疏阔男儿，却不得已行着阴诡之事，哪怕不被理解。誉王说到《不疑策论》时，他两眼发亮。那时，他受教于黎崇黎老先生，还是金陵城中最明亮的少年。他与景琰、霓凰言笑晏晏，他是景睿、豫津的好师长，他是那个飞扬任性，惊才绝艳的赤羽营主将——林殊。

而如今，他苦心经营，只为七万烈烈忠魂。他说，“赤焰中人要清白，就一定要彻彻底底的清白。”他不许如刀史笔让任何人揣测赤焰清白，所以他选择一条更加艰难的路。

景睿生日宴风波过后，梅长苏对蒙挚说“春猎场上，你跟靖王安排一下，找机会镇一镇宇文暄，免得他以为我大梁朝堂上的武将尽是谢玉这等弄权之人，无端生出狼子野心。”不管他遭遇了什么，不管他如何变，不管他现在是梅长苏还是苏哲，他骨子里都是那个驰骋沙场，用血肉之躯捍卫大梁河山的赤焰军少帅——林殊。

侯鸿亮曾说“海宴最后将一颗不灭的赤子之心给了林殊，人性的漆黑夜色里，这一盏心灯如月。”

十三载岁月悠悠逝，为雪污名安亡魂，林

殊之外，还有那么多的好儿郎，为了忠义赤诚，坚守着。

梅长苏初遇蒙挚时担心连累蒙挚，可身为禁军大统领的蒙挚说“忠义在心，不在名。”昔日袍泽之情，便足够让蒙挚誓死相随。随后蒙挚找到靖王说“无论成败，生死不负。”十三年过去，这个护卫宫城的大统领，却不曾忘记他在赤焰军的那些日子。

“远山轻拢淡云飞，不问柳枝向何垂。慧心铁胆牵旧梦，于无声处听惊雷。”这是微博上有人评论言阙侯爷的一首诗。言侯是一位不失色于蔺相如的使臣，他舌利如刀，舌战群雄，缙衣素冠穿营而过，刀斧贴身而不退。而扶持皇帝登上帝位的他，因对皇帝心灰意冷选择了远遁红尘。他曾想着在祭礼上炸死皇帝，最后却在梅长苏字字泣血的追问下放弃了。梅长苏请他帮忙时，他缓缓道“只不过是往日的情义和公道。”心思缜密如他，与夏江咬文嚼字，引得老谋深算的夏首尊一步步掉进了梅长苏的陷阱。正阳宫首告，他于朝堂之上冷冷附议，却掷地有声。

言侯担心连累豫津，和豫津道明利害之后，豫津说“既是血脉相连，又何来连累之说。”他不清楚十三年前的旧案，可他明白，他的父亲曾是一位忠肝义胆的热血少年，不过是一次次寒心，可心中仍有光亮。他是言家子孙，明白忠孝，心中有此风骨。

正阳宫殿上，莅阳长公主首告，请求重审赤焰之案。梁帝大怒。一众臣子却纷纷谏言，未几，“臣等附议”的声音不绝于耳。乌烟瘴气的朝廷，仍有一丝清明。

最终，赤焰冤案得以洗雪。

几日后，战火四起。梅长苏力争出战：“林殊虽死，属于林殊的责任不能死。但有一丝林氏风骨存世，便不容大梁北境有失，不容江山残破，百姓流离。”青山难掩明眸，梅长苏带着一身病骨，回到了战场，做回了林殊。

情义千秋，长留。

(中文系 2015 级语文教育四班 孙洁)



听雨

景。只是时过境迁，当年的老旧小木楼早已不复存在，那些冷暖交替的从前，也已慢慢在记忆中淡去，丢了散了，再也找不回。亦或许它们成了内心深处的一片小小剪影，永远占据着一片最柔软的角落。就像一个孩子对待他珍惜的糖果，在没人时，偷偷从口袋里摸出，小心翼翼的捧着，却舍不得触碰。

爬山虎紧紧贴着墙儿，飘飘摇摇，似在抓住最后

一根救命稻草。路边的小水洼已慢慢淤积，由于地面的炙烤，水是温热的。转动伞柄，雨水变成一个圈儿飞速滴下，围成一道雨幕，与外面白茫茫的雨形成阻隔，围成一道七彩的梦。似真似幻，若梦若诗。手指伸出去，看一滴又一滴的晶莹敲打在指尖，透明色雾状腾起。上接天际之彩虹，下引地上之流泉。似一块银白色的幕布，等待芸芸众生在其上演出一幕幕人间悲喜剧。

不得不说，在雨中漫步真的很有罗曼蒂克似的情调。为一朵花低眉，为一片云驻足，为一滴雨感动。

黛瓦粉墙，亭台水榭，还有青石小巷的惆怅烟雨，转角长廊的淡淡回风，一切的一切都经过大雨的洗涤，沉淀，成为摇曳的风景。

天空中有太多浮华，心中也有红尘千万丝，需要这场清新绝美的风去吹散。虽然雨滴打在身上而且有点冷，不过很开心。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。

(中文系 2015 级汉语言文学师范二班 刘宇颂)